



學文的聯

行發局書圖中新

譯華葆曹

著恩爾

高爾基著 曹葆華譯

蘇聯的文學

中國書局發行

目 錄

蘇聯的文學..... (一)

附錄：

『俄國文學史』序言..... (七三)

年青的文學和它的任務..... (八〇)

譯後記..... (八九)

蘇聯的文學

勞動過程曾經把直立的動物變成了人，並且創造了文化底根本的基礎；這種勞動過程底作用，從來不曾給以應有的全面和深刻的研究。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這樣的研究對於勞動底剝削者是沒有利益的，勞動底剝削者把羣衆底精力當作一種原料變成貨幣，在這裏當然不能提高原料底價值。從遠古起，從人類分爲奴隸主與奴隸的時代起，勞動羣衆底活的力量就被利用了——而且現在也被利用着——正如我們現在利用河流底機械的力量一樣。原始人被文化史家們描寫爲捉弄玄虛的唯心主義者和神祕主義者，神底創造者，『人生意義』底追求者。他們硬把鞋匠雅可夫·柏姆底心情加在原始人身上，柏姆生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在空閒的時候研究資產階級神祕主義者們所嗜愛的哲學，他宣講『人應當冥想天體，星辰，五行，萬物，以及天使，魔鬼，天堂和地獄。』

你們知道，考古學底材料和古代宗教儀式底反映曾經是原始文化底史料，然而這些殘存的東西是在基督教哲學底教義底影響之下加以闡發和考究的，而這種基督教哲學底教義對於無神論歷史家也不是無緣的。這種影響在斯賓塞（註一）底超有機的進化論裏完全顯明地可以看出來，而且不僅在斯賓塞身上，就是對於佛拉西爾（註二）和其他一切的人，它也不是無緣的。但是研究原始和古代的文化的歷史家們沒有一個利用過民謠底材料，人民底口頭文學，神話底陳述；一般講來，神話乃是自然現象，與自然的鬥爭，以及社會生活在廣大的藝術概括中的反映。

要把費盡一切力量去為生存而鬥爭的兩腳動物想像為離開勞動過程，離開氏族和部落底問題而抽象地思想的人，這是極端困難的。要把披着獸皮和赤着雙足的伊馬奴爾·康德（註三）想像作是一個瞑想着『自在之物』的人，這也是困難的。從事抽象

（註一）斯賓塞（Spencer 1820—1903）是英國哲學家，達爾文主義者之一。

（註二）佛拉西爾（Frazer）是現代的人類學家。

（註三）伊馬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底大師。他的著作是『純粹理性底批判』，『實際理性底批判』，『判斷力底批判』。

思想的是以後的人，是亞里士多德（註一）在『政治學』裏所說的那種離羣獨處的人，他說：『社會以外的人不是神，便是野獸。』既然是野獸，他有時候就使人不得不認為他是神，但是作為野獸，他竟成了創造無數的關於獸形的人的材料，正如古代第一批學會了騎馬的人成為了半人半馬的神話底基礎。

原始文化史家完全抹煞了唯物主義的思想底顯明的標記，而這種唯物主義的思想是勞動過程和古代人底社會生活底全部現象所激發起來的。這些標記是以故事和神話底方式傳給我們，從這些故事和神話中間我們聽到關於馴養動物，發現藥草，發明勞動工具的種種工作底回聲。在遠古時代人們就已經夢想着能夠在空中飛行——關於法伊東（註二）狄達勒斯和他的兒子伊卡拉斯（註三）的傳說以及關於『飛毯』

（註一）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是希臘哲學家，『政治學』是他的著作之一。

（註二）關於法伊東（Phaëdon）的傳說是希臘神話之一，太陽神底兒子斐巴乘坐他的父親底火輪出去遊玩，因為不會駕駛火輪，幾乎引起大火，以後為天皇宙斯所殺。

（註三）狄達勒斯（Daedalus）和他的兒子伊卡拉斯（Icarus）是希臘神話中的兩個英雄，他們發明了翅膀，想飛上天空，但是伊卡拉斯飛得太高，以致蜜蠟做的翅膀溶化了，他就墮入海中給溺死了。

(註一)的故事都告訴了我們這個。他們夢想着加速走路的速度——於是有所謂『快靴』(註二)的故事。他們學會了騎馬。想在河裏比水流游行得更快的希望引起了槳和帆底發明，想從遠處殺傷敵人和野獸的志願成爲了發明投石器和弓箭的動機。他們想到能夠在一夜之間紡織大量的布疋，能夠在一夜之間修造很好的住宅，甚至『宮殿』就是說可以防禦敵人的住宅，他們創造了紡紗車——一種最古的勞動工具，原始的手織機，並且創造了關於智者華西里沙(註三)的故事。我們還可以引出成十的證據來證明古代的故事和神話是包含着目的的，引出成十的例子來證明原始人底想像的，假想的，然而已經工藝化了的思想是眼光遠大的，這種思想竟致不亞於我們現代的假想，例如，利用地球環繞地軸的轉動力和消除北極的冰塊。古代底一切故事和神話可以說以

(註一)『飛毯』是俄國神話之一人披上了這個飛毯，就可以自由地飛行。

(註二)『快靴』是俄國神話之一人穿上了這雙靴，就可以飛馳地行走。

(註三)智者華西里沙(Vasilisa The Wise)是俄國神話之一他在一夜之間就紡織而且縫成了一件

觀衣。

唐達爾神話而達到最高峯：唐達爾站在水裏，水淹到咽喉，他喝得要命，可是沒法止渴——這是一個處在外圍世界底現象中間，然而不認識這些現象的古代人。

我不懷疑你們都熟知古代的故事，神話，傳說，但是我很希望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它們的根本的意義。這個意義歸結起來是：古代勞動者們渴望減輕自己的勞動，增加它的生產率，防禦四腳和兩腳的敵人，以及用語言底力量，『魔術』和『咒語』底手段以控制自發的害人的自然現象。最後一點是特別地重要，因為它表明着人們是怎樣深刻地相信自己的語言底力量，而且這種相信可以從組織人們底社會關係和勞動過程的語言底顯明的，完全現實的用處上面得到說明。他們甚至企圖用『咒語』去影響神。這是完全自然的，因為古代的神都住在地上，和人相似，他們的舉動和人一樣：寬待馴順者，仇視忤逆者，而且他們也和人一樣好妬忌，好報復，好功名。宗教的思想並非產生於自然現象底觀照中間，而是產生於社會鬥爭底基礎上面，神像人的這個事實就是證明這個意見的證據之一。我們完全可以認定古代的『著名的』人物乃是製造神的原料——赫爾古列士（註一）『勞動英雄』，『萬能家』最終被擢升到奧林比（註二）山上，歸入諸

神之列。在原始人底觀念中，神並非一種抽象的概念，一種幻想的存在，而是一種武裝着某種勞動工具的完全現實的人物，神是某種手藝底能手，人們底教師和同事，神是勞動成績底藝術的概括，而且勞動羣衆底『宗教的』思想必須加上一個括弧，因為這是一種純粹藝術的創作。把人們底能力加以理想化，同時好像預先感到它們的強大的發展，神話底創造在自己的基礎上乃是現實主義的。在古代的幻想底每一飛翔之下我們容易發見它的推動力，而這個推動力總是人們想減輕自己的勞動的志願。十分明顯，這個志願產生自肉體勞動的人們。十分明顯，神是不會出現的，而且不會在勞動人民底日常生活中存在這麼久的，要是他們對於地上的統治者，勞動底剝削者，沒有加倍的用處。在我們的國家裏，神之所以如此迅速而且容易地被人擯棄，正是由於神底存在底原因已經消滅了——已經沒有必要去證明人對於人的統治是理所當然的了——因為人對於人應當只是同事，朋友，戰友，教師，而不是他的智力和意志底統治者。

(註一) 赫爾古列士 (Hercules) 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位英雄。據說阿夫居皇帝底馬棚有三十年沒有掃除過，而赫爾古列士一天就給掃除乾淨了。

(註二) 奧林比 (Olympus) 是希臘諸神底住所。

但是奴隸主愈有力量和權威，神就在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羣衆中間就出現了一種反抗神的意願，這種反抗神的意願體現在了普羅米修斯，（註一）愛沙尼亞底卡列維，以及其他英雄們底身上，他們認為神是仇視他們的最高的統治者。

基督教以前的異教的民謠不會保存有任何關於『本體』、『萬物之源』、『自在之物』的思想底明顯的標記，也不會保留有被紀元前四世紀『阿弟克底先知』柏拉圖（註二）所組織成了體系的思想底一般的標記，而柏拉圖乃是離開勞動過程，離開生活底條件和現象的抽象的世界觀底創始者。大家知道，教會曾經把柏拉圖認作是基督教底先驅。大家知道教會從開始起就反對『異教底殘餘』，而這些殘餘乃是勞動底唯物世界觀底反映。大家知道，當封建主開始感到資產階級底力量的時候，就出現了主教柏克萊（註三）底唯心主義的哲學，關於這種哲學底反動的意義，列寧在他的反對唯心

（註一）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是希臘諸神之一。據說他從天上竊取了火，交給人間，結果受宙斯懲罰，被縛在一個懸崖上任憑老鷹啄食，後來赫爾古列士把他釋放了。他是一個反抗底象徵。

（註二）柏拉圖（Plato 427—347）是希臘哲學家，他的著作有『對話』、『共和國』等。

主義的戰鬥的著作中（註四）曾經說明過。大家知道，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底前夜，資產階級曾經利用了唯物主義的思想去同封建主義和它的鼓吹者——宗教進行鬥爭，但是戰勝了自己的階級敵人，同時却恐懼着新的敵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立刻就回到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並且以教會來保衛自己。在整個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多少有些驚愕地感覺着自己對於勞動羣衆的統治底非法與動搖，就極力用批判主義，實證主義，理想主義實用主義底哲學以及其他想歪曲從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純粹的唯物主義思想的企圖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這些企圖一個個地暴露了自己沒有力量『說明』世界，而且在二十世紀他們又承認唯心主義者柏格森（註五）是哲學思想底領袖，因為柏格森底學說恰好是『有利於天主教的。』除了認為必須向後倒退的這種明確的承認之外，如果再加上當前資產階級對於那會替資本家創造了無限財富

（註三）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4—1753）是英國的主教和哲學家，從經驗論和感覺論出發的主觀的唯心主義者。

（註四）是指『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

（註五）柏格森（Henry Bergson 1859—）是法國現代哲學家，是所謂直觀主義底代表者。

的技術底不可遏止的增長底毀滅作用所發出的悲嘆——那末我們就會完全明瞭資產階級底智力底貧乏到了什麼程度以及它之作爲一種歷史的殘餘是怎樣必需加以消滅。這種歷史的殘餘是正在腐爛着，用它的死屍般的臭惡的毒氣毒害着世界。智力底貧乏底原因總是在於避免認識現實象底基本意義，在於因爲恐懼生活，因爲利己地趨求安全，因爲資本主義國家卑劣可惡的無政府狀態所引起的對於社會的冷淡而逃避生活。

*

*

*

*

*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在馬克思主義者將來寫成了文化史的時候，我們就會深信資產階級在文化創造過程中的作用曾經是大大地被誇大了的，在文學部門中特別是如此，而在繪畫部門中更加是如此，在這裏資產階級始終就是僱主，因而就是立法者。資產階級本身過去從不會而且現在也沒有傾心於文化底創造——如果我們把這種創造理解得更廣泛些，不僅只理解爲外在物質生活底舒適底不斷發展以及奢侈的發展。資本主義底文化無非是資產階級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擴大和鞏固他們對於世

界，人民，地下寶藏，自然力量的統治的方法底體系。資產階級從不會把文化發展過程底意義理解爲整個人類底發展底必要。大家知道，由於資產階級的經濟政策，組織成了國家的各鄰近民族都變得互相仇視起來，而組織得薄弱的，特別是有色的人種，就成爲資產階級底奴隸，比較資產階級本國的白種奴隸更加沒有權利。

工農曾經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發展智力和意志以認識生活，變更生活條件，改善勞動環境的權利。在學校裏過去和現在都僅只培養着資本主義底馴良的奴僕，他們是相信資本主義底牢固性和合法性的。他們談論和撰述『人民教育』，甚至誇耀識字工作底成績，但是事實上他們分裂勞動人民，向他們灌輸種族，民族，宗教底不可調和的分歧底思想。他們用這種宣傳證明他們的非人的殖民政策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殖民政策給那毫無意義的贏利慾望，那小商人底白癡似的貪求慾望以更廣大的地盤。資產階級底科學盡了這種宣傳的作用，竟致無恥地墮落到發出這種主張：亞利安人對於其他一切人種的否定態度『是從這整個民族底形而上學的活動中間有機地生長起來的』，雖然十分明顯，要是『這整個民族』都傳染上了對於有色人種或塞姆族的可

恥的動物式的仇恨——那末這種傳染是由資產階級使用『火與劍』的完全現實的物質的，而且最卑劣的活動所培養起來的。要是我們記起基督教會曾經把這種活動作為愛人的上帝之子底受難底象徵——那末這種象徵底可怖的滑稽就以令人厭惡的明顯給暴露出來了。在這裏順便說一說：上帝之子基督乃是教會文學所創造的唯一的『肯定的典型』而在這個想調和生活底一切矛盾而遭受失敗的典型上面特別鮮明地顯示着教會文學底創造的薄弱。

技術和科學的發明史充滿着資產階級甚至抗拒技術文化發展的事實。這種抗拒的事實是衆所周知的，正如它的原因——活的勞動力底賤價——也是衆所周知的。他們說：技術畢竟發展而且達到了巨大的高度。這是無可辯駁的。但是這是由於技術本身好像向人類預言和暗示了它的繼續發展底可能與必要。

當然，我並不想否認：資產階級，例如對於封建主義，在當時乃是一種革命的力量，幫助了物質文化底發展，不可避免地，把勞動羣衆底生命和力量作了這種發展底犧牲品。但是福爾敦（註一）底事件却告訴我們：法國資產階級甚至在自己勝利之後還不會一

下估計到汽船對於發展貿易和國防的意義。這並不是證明小市民底保守性的唯一的事件。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這種保守性，本身隱藏着資產階級對於鞏固和保衛自己的統治世界的權力的關心，無論如何是限制了勞動人民底智力發展底可能，但是歸根結底却使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力量——無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已經創造了一個羣衆底智力發展不受任何限制的國家。只有一個部門資產階級在其中毫無異議地立刻採取了一切技術的革新——這就是生產殺人武器的部門。我覺得還不會有誰指出資產階級底自衛武器底生產對於金屬工業中的技術底一般發展過程的影響。

*

*

*

*

*

僅只在兩手教導頭腦，隨後聰明一些的頭腦教導兩手，以及聰明的兩手再度更有力地促進頭腦發展的時候，人類的社會文化發展過程才能正常地發展起來。勞動人民底文化發展底這種正常的過程在古代就由於你們所知道的原因而中斷了。頭腦脫離

（註一）福爾敦（Fulton）是汽船底發明者，因為帆船船主們百般阻礙，他費了很多力量，然後才使自己的發明實現出來。

了兩手，思想脫離了土地。在大批行動的人中間出現了一些冥想者，他們之解釋世界和解釋思想發展是抽象的，是離開了那依照人類底利益和目的來改變世界的勞動過程的。大概在起初的時候，他們是勞動經驗底組織者，並且是我們現在在我們國家裏所見到的『著名人物』，勞動英雄。隨後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一切社會不幸底根源——一個人統治多數人的權力底誘惑，依靠別人底勞動力以求舒適生活的願望，以及對於自己的個人力量的畸形的誇大的概念——這種概念最初是由於承認某個人底特殊的才能而發生的，雖然這種才能僅只是勞動集團——民族或部落——底勞動成績底集中和反映。文化史家硬把勞動與思想底分裂加在整個原始人身上，並且甚至把他們的教養個人主義者認為是肯定的現象而歸功於他們。個人主義底發展史在文學史裏描寫得再完全明白不過了。同志們，我更要請你們注意：最深刻，最鮮明，在藝術上達到完美的英雄典型乃是民謠，勞動人民底口頭創作所創造的。這些完美的形象，是赫爾古烈士，普羅米修斯，米古拉·塞拉尼諾維赤，（註一）司華道戈爾，（註二）其次如浮士德博士，（註三）華西里沙智者，諷刺的幸運者伊凡傻子，（註四）最後如戰勝了醫生，牧師，警察，魔

鬼，甚至死神的彼得洛斯加，（註五）這一切形象都是理性和直覺，思想和情感混合一起而創造出來的。這樣的混合僅只在創作者直接參加創造現實的工作，參加革新生活的鬥爭方有可能。

極重要的是指出：民謠是與悲觀主義完全絕緣的，雖然民謠底作者們生活得很艱苦，他們的苦痛的奴隸勞動曾經被剝削者奪去了意義，以及他們個人的生活是無權利

（註一）米古拉·塞拉尼諾維赤（Mikule Selyaninovich）是俄國北方民謠中的一個神奇的農夫。

大力士沃爾格不能把米古拉底放在地上的木犁翻過身來。騎着馬的大力士司華托高爾也趕不上步行的米古拉，舉不起他的背囊。他是俄國新城地方的自耕農底生活典型。

（註二）司華道戈爾（Syvatgor）是俄國民謠中的大力士之一。

（註三）浮士德博士（Dr. Faust）是古代日爾曼神話中的一個人物，他想戰勝時間和死神底力量。歌德底「浮士德」即是根據這個傳說而創作的。

（註四）伊凡傻子（van The Simple）是俄國神話中的一個人物，他十分愚鈍，人們都叫他作傻子，可是他總是獲得成功與快樂。

（註五）彼得路斯加（Petrushka）是俄國民間木偶戲中的一個主要的英雄，他用自己的乖巧和伶俐戰勝了一切。